



寂寞的心俱乐部

若不是经济衰退，她不会答应写寂寞的心俱乐部信箱，
也不会与列文思有任何瓜葛。

试想想，这次社会的动荡竟成全了她的感情生活。

亦舒作品集（第二辑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2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 12

ISBN 7-104-01461-6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984 号

亦舒作品集 (第二辑)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周育英

装帧设计: 飞 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0 字数 180 万字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461-6/I.596

定 价: 147.00 元 (全套 15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岑诺芹一进会议室就觉得气氛有点异样，簇新装修，空气有点寒冽，她拉一拉衣襟坐下。

有人斟一杯咖啡给她。

新任编辑尚洗出现。

诺芹听前辈说，从前的报馆或杂志社设施多数简陋，有的连冷暖气也没有——经过廿年发展进步，现在有规模的文化机构设备同其他大公司没有甚么分别了。

今日她应邀来到宇宙出版社见总编辑，一直以为还有其他行家，可是会议室只得她一个人。

开会时间已经到了。

门一推开，一位年轻、目光炯炯、满面笑容的女子走进来，一边伸长了手，“是岑小姐吧，我叫伍思本，是宇宙杂志新总编辑。”

诺芹立刻站起来与她握手。

伍思本身后还有一位助手。

她介绍：“我的好帮手，林立虹。”

伍思本穿着一件鲜红色外套，这正是诺芹最不

喜欢的颜色之一。

她静待对方先开口。

看样子，伍思本已经代替了罗国珠的职位，国珠在宇宙机构工作五年，忽传与老板不和，跟着销声匿迹。

一刹那间，诺芹想起以前与罗国珠相处的好日子。

她轻轻问：“其他的同事呢？”

伍思本把身子趋向前一点，“今天，就是我同你开会。”

诺芹留学英国，很感染了人家那种含蓄低调的静，至怕美式咄咄逼人的大动作。

果然，伍思本说：“我来自威斯康辛麦迪逊学院新闻系。”

诺芹客套地点点头。

伍思本忽然大声笑起来，“你看，现在中文报馆的编、写人才都留英留美，镀金镀银，同从前是完全不一样了，从前，中文报馆最多是来自大陆的所谓知青，嘿，我对本市文化演进，作过详细研究。”

诺芹见她如此嚣张，心中不禁反感，面子上只是不露出来。

伍思本说下去：“我同老板说：我们这一批新文化人，允文允武。”

诺芹真想揶揄地说一句不敢当。

“岑小姐——”

“叫我诺芹得了。”

“名字真文雅。”

“你的也是。”

“是，中文名字动听，反映文化，比爱丽斯、阿曼达悦耳多了。”

咦，这话比较中听。

“我上班第三天，就下令叫公司里所有叫樱桃、云呢拉的女孩子另觅芳名，宇宙不是冰淇淋店。”

诺芹忍不住笑了。

这些都是题外话，她到底想说甚么？

“诺芹，你为我们撰稿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”

诺芹笑笑，怎么样，想朝她开刀？

“诺芹，这半年来经济不景气，你想必知道。”

诺芹微笑，“我亦有看报。”她语气已开始讽刺。

“你的短篇小说非常受欢迎。”

诺芹欠一欠身。

这是事实，毋需商榷，否则，她没有资格坦然坐在这里，看这位脸带三把火的新官想说些甚么。

“杂志改版，我们的意思是，想增多一栏。”

来了，来了。

甚么都赖经济衰退，听说有间报馆正在怂恿女性作者写黄色小说，以广招徕，亦推说衰退期人心好色。

真叫人苍白，诺芹的脸色渐渐严谨。

“诺芹你且慢反感。”

· 寂寞的心俱乐部 ·

诺芹不想否认,她的确对这些新主意没有好感。

“老板的意思是,想帮你订一张合约,小说连新专栏,为期一年。”

“酬劳呢?”

“老板不是吝啬之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但他也不是傻瓜,现在这种局势,不减价的也只有你岑诺芹小姐一个人,老板不压你价,是因为你有号召力。”

好话谁不爱听,诺芹照单全收,心想,这伍思本虽然锋芒毕露,到底还算是一个识货之人。

“写甚么新栏?”

伍思本示意助手,那位林小姐排开一张卡纸,钉在壁报板上。

诺芹一看,怔住。

她不相信双眼,白卡纸上画着粉红色的串串玫瑰花环,加上淡紫色被箭穿过的两颗心,衬住七个紫色美术大字:“寂寞的心俱乐部”。

诺芹傻了眼。

伍思本兴致勃勃,“怎么样?”

“为甚么不用‘寂寞之心’?”诺芹只能避重就轻。

“喂,诺芹,年轻读者不喜欢之乎者也,一见就怕。”

啊,错把读者当白痴。

“今日大学生众多。”

“那些人都不是我们的读者。”

“余不敢苟同。”

伍思本凝视她，“我们做过市场调查，诺芹，你让我把新计划说完好不好？”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照诺芹老脾气，早应该站起来客气地告辞了，但不知怎地，她仍然坐在会议室里。

也许是经济不景气令人心怯。

行家中谁谁谁离乡别井去了南洋写电视剧，制作中断，音讯全无，又阿甲四处叹五更，说找不到工作，而某人一支笔越写越猥琐，乱洒盐花……

唇亡齿寒，诺芹沉默下来。

老行尊都说出版业全盛时期已过，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好几份新报纸杂志出版，今日，文字行业式微。

有些出版社欠稿酬已有一年，也许是真的逼不得已，也许，是乘机扣克。

只听得伍思本说：“这是一个爱情问题信箱。”

到这个时候，岑诺芹已经倒足胃口，她一边耳朵发麻，她站起来，轻轻说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。”

她原本以为一定能够顺利离去，可是伍思本站起来拦住她。

“诺芹，给我十分钟时间。”

诺芹不怒反笑，“我投降。”她举起双手。

“请接受改革。”

诺芹说：“每个人都有原则。”

· 寂寞的心俱乐部 ·

伍思本说：“我的宗旨是保住饭碗。”

“衣食足，知荣辱。”

“喂，岑诺芹，你都不像是一个读英文的人。”

诺芹大笑，“讲英文不等于无廉耻。”

伍思本也动气了，“喂，我又不是叫你奸淫掳劫。”

这倒是真的。

“唏，你反应奇特，真正岂有此理。”

“伍女士，已经交出的稿件随你刊登与否，我们谈话到此为止。”

“请留步。”

“勉强无幸福。”

“我也是受人二分四。”

“不必这样吃苦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伍思本大嚷：“做爱情信箱主持人有甚么不妥？为读者指点迷津，功德无量。”

诺芹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诺芹，今日被人捧上天际的大师也不过靠江南七怪、桃谷六仙起家，你镇静些好不好？立虹，去做两大杯冰咖啡进来。”

喂，副编辑还得做咖啡？

世事变了。

岑诺芹冷静下来，“我不会做信箱主持。”

“不会，还是不愿？”

“那你就没必要细究了，伍小姐，还有，小说稿你可

用、可不用。”

“哗，够派头。”

诺芹笑笑，不再与这红衣女计较。

“可是，如此倔强，是要吃苦的吧。”

“我已硬颈一世，从来没有请叔叔伯伯们多多指教过。”

“诺芹，我们都很欣赏你这一点。”

岑诺芹告辞。

离开了宇宙，她朝天空看去，都会已很少看得到蓝天白云，说得好听点是烟霞笼罩，实情是空气污染到极点。

甚么都有两种说法，岑诺芹可以称自己是作家，可是，轻蔑点，她也是一个爬格子的人。

姐姐庭风曾经这样介绍她：“诺芹笔耕为生。”

她的小车子往姐姐处驶去。

这部座驾还是长袖善舞的庭风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否则，到了今日，她这个大作家还不是挤在地下铁路里，天天在专栏中抱怨同胞既吵闹又粗鲁。

庭风住山上，十年前挣下的产业，这一年来价钱落了一半，可是比从前，还赚了三倍。

庭风的口头禅是“老钱才值钱”。

她来开门，看见妹妹，打一个突。

“哗，干甚么，灰头灰脑。”

诺芹摸一摸面孔，“看得出来吗？”

“晦气星下凡不过如此。”

· 寂寞的心俱乐部 ·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

“不如转行吧，跟我做生意。”

“多猥琐。”

“咄，你那行很清高吗，一样个个不择手段想名成利就。”

诺芹不出声。

“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今晚有人客自上海来，跟我出去吃饭。”

“不安于室，高计梁就是这样跟你离的婚。”

“你这张乌鸦嘴。”

诺芹忽然对姐姐没头没脑地诉起苦来：“叫我做信箱主持呢。”

谁知庭风大表兴趣，“噢，好呀。”

“甚么？”

“近日市民内心苦闷，有怨无路诉，信箱是宣泄好途径。”

“不是三十年前的老套吗？”

“旧瓶新酒，有何不可。”

“可是，叫寂寞的心俱乐部呢。”

“噢，是绝招，我的心就不知多寂寞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信箱有意思？”

“当然够生意经。”

“不觉庸俗？”

好一个岑庭风，到底有生活经验，她不徐不疾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亲爱的妹妹，每张报纸每日副刊上

都刊登数万字,你认为有几个字可以传世? 都不过是找生活罢了,何必太认真。”

“总要对得住良心。”

庭风咪咪笑,“是,不得海淫海盗。”

“用笔名还是不用笔名?”

庭风真当一件事来思考,“嗯,叫兰心夫人好了,蕙质兰心嘛。”

“为甚么信箱主持都是夫人?”

“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成熟女子,才有资格指点迷津呀。”

“兰心夫人寂寞的心俱乐部?”

“有何不妥?”

诺芹骇笑。

“你仔细想一想吧。”

“不用想,已经推掉了。”

庭风点起一支烟,“意气用事,至死不悟。”

诺芹挺挺胸,“宁做一日狮子,莫做一世兔子。”

庭风颌首,“能够这样豪爽,不外因为父亲的遗产尚未用罄。”

诺芹换转话题:“你还在吸烟?”

“在我家,我是主人。”

“家里还有孩子呢,你想恣恣看着你患肺气肿或冠心病吗?”

这下子点中她的死穴,庭风跳起来,“信不信我赶你走。”

· 寂寞的心俱乐部 ·

“单身母亲够辛苦，有无前夫消息？”

姐姐不去理她，更衣上班，披上身的，竟也是鲜红色外套。

诺芹吟道：“每到红时便成灰。”

“今日的读者听得懂吗？”

“读者甚么都懂，一个写作人可以犯的最大错误便是低估读者的智慧。”

“这种想法不过时吗？”

“永不。”

“来，我们去喝茶。”

“这么些年来，岑庭风一到街上，本市消费指数立刻弹跳。”

“一个人要自得其乐。”

“涤涤放学没有？”

“司机会去接她。”

“我跟车。”

“多事。”

诺芹跟车到校门，小小高涤背着沉重书包走出来，一见阿姨，立刻伏在怀里。

上次就这样给老师看到了，责备高涤仍似三岁，不成熟，诺芹急急拉她上车。

涤涤抱住阿姨手臂不放。

“嘘，怎么一回事，功课很累人吗？”

涤涤点头。

“我们去公园走走。”

司机回过头笑，“二小姐，涤涤要赶着去补习呢。”

“啊，”诺芹好不失望。

反而是涤涤笑起来，“我只得星期天才有空。”

姨甥只得道别。

诺芹一个人回到家中，丢下手袋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回来啦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噢，刚才见过面，你的编辑伍思本呀。”

诺芹踢掉鞋子，“甚么事？”

“经济不景气，大家帮忙撑一撑，你是见过好世面的人，应当回馈社会。”

“咄，我入行不过五年，那些中年作家才享够福，不少还移民当寓公去了。”

“他们赚六元千字时吃的苦你不知道，小姐你入行已经拿六元一个字。”

“你哪只手给我那么多！”

“各有各的难处。”

“甚么难，听说那时连不交稿的都可以成名，稿费年年上涨，抢来抢去，阿茂阿寿都是文坛香饽饽。”

“奇怪，他们却说今日成名易。”

诺芹答：“即使出了名也赚不到钱。”

“也有好几十万一年了。”

“那算甚么。”

伍思本叹道：“别动辄抬美国顶尖畅销大作家的

名头出来,告诉你,我上个月才自纽约回来,书店大减价,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才平卖三元九毛九,岑小姐,比你的爱情故事便宜得多。”

诺芹忍不住笑,“跟你谈话真有意思。”

“那就多讲几句吧:我也不过是打工仔,听差办事,得向老板交待,姑奶奶您到底是写呢,还是不写?”

“稿酬如何?”

伍思本大吃一惊,“甚么,问我拿稿费,小姐,你还做梦呢,上头叫我减你稿费,我出不了手,才叫你送一个信箱,环境如此惨淡,你不是装糊涂吧。”

岑诺芹呆住。

原来情况已经坏到这种地步。

“话已说明白,明早有空来一次商议细节,大家同心合力捱过此劫,将来股票升到二万点时,随你敲竹杠,你说怎么样?”

“文艺怎会同股票挂钩。”

“天地万物都与股市挂钩,明白没有。”

“多谢指教。”

挂上电话,诺芹觉得头昏脑涨,她像都会中所有年轻人一样,是被宠坏的一代,穿意大利时装,吃日本菜,喝法国酒,聘用菲律宾家务助理,从来没有受过甚么打击,因为没有刻骨铭心的对象,连失恋都未曾试过,可是,今日她也不禁跌坐在沙发里。

打仗了。

这叫做经济战，都会仿佛节节败退。

扭开电视，看到俄国人民涌往银行挤提，面包店空空如也，都叫诺芹发呆。

她去查自己的糊涂账。

上个月到书展去坐着签名，一连五日，天天新装，连上理发店等一共花去数万元，效果虽好，血本无归，写作人到甚么地方去找服装津贴，报税都不能上呈。

这种开销若不省一省，一辈子不用想有积蓄。

又前几日逛嘛啰街，某古玩店里放着三块叶状浅褐绿色古玉，又忍不住掏腰包，叫人用蛋青色丝线串了当项链，爱不释手。

这样多嗜好，甚么时候才能退休？

厨房里堆着香槟酒，记者来访问：“岑小姐，香槟最好伴甚么主菜？”诺芹记得她假装大吃一惊，“甚么，香槟不是净饮的吗？”

竞争激烈，不得不加强演技，岑诺芹已是老新人，夹在根基深厚的旧人与毫无顾忌的真正新新人之间，压力甚大。

没想到现在还得与大气候打。

她忍不住大嚷：“生不逢辰，时不我予！”用拳头擂着胸膛。

也根本不想与亲友通话，人人一开口都先“唉”地一声，大叹三十年来从未见过此类局势。

可怕。

走到书桌前坐下,只见稿纸上一只只格子似嘲弄地跳跃,所以许多同文索性改用电脑打字。

诺芹读英文,可是也费了一番劲学会打中文,不过始终选择亲笔,我手写我心嘛。

况且有一次,某编辑有疑问:“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,我们觉得风格不似,岑小姐,下次原稿可否用手写?”以兹识别。

大学里一位教授收集名人笔迹,诺芹见过海明威亲笔,一页纸上只写十行八行字,字迹清秀细致,不似他外型粗犷,由他妻子捐到卖物会拍卖,当时只售五百美元,今日也不贵,大约数千元可交易,可是看上去十分亲切。

诺芹文思打结。

写不下去了。

她叫李中孚出来陪她。

中孚可以说是她的男朋友,开头,彼此还有意思发展将来,渐渐觉得没有可能,感情升华,变成兄弟姐妹那样,可是仍然喜欢调笑。

中孚在政府机关做事,都会政权移交前后被嘲笑为朝秦暮楚,毫无贞节,可是经济一不妥,他这份同辈眼中的鸡肋工作忽然千人羡慕。

李中孚说:“下班才能来陪你。”

“都五点半了。”

“小姐你却不知民间疾苦,七点半我或许可以赶到,你打算请我吃家常菜?”